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一目錄

馬阮之奸

桂藩始末

鄭成功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一

之江抱陽生輯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藩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鎮臣劉澤清高傑疏趙史可法督師淮陽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部事王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于成化西廠汪直踰年即罷再盛于正德逆瑾煽虐天下駭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常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廠衛之盛衰關世運

之治亂不可不草疏入士英矯譎浙江按察司照磨士英復  
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初大鍼被斥居江寧  
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福王立贊周屢稱大鍼  
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陞見高弘圖請下  
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  
鍼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如弘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  
之逆非閹賊可比弘圖曰廣于已所重者即曰先帝無成心  
於已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於是劉宗周  
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案成先帝之手  
今將此案林殺起用大鍼赫赫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  
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鍼實未知兵詹兆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洒血捶胸近聞燕齊之官士紳皆白  
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鍼豈不上傷在  
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弼王孫  
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為大鍼奏辯力攻  
日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添註右侍郎十月以逆  
牽楊維垣為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  
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為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  
垣進左副都御史二年丁酉四月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  
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  
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  
京道路洵傳陛下屢發禱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於死



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別賜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邊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為難欽奉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以士英妹壻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賄污絞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數月而黃緣僕少素洪勲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干計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為添設尚書以濟其篡弒之謀兩子梟獍各捧重兵以為呼應司馬昭復見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惠以收拾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燬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平生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此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謗訟獄所歸者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疏入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典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大兵已過山東狗徐州下亮汝史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云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曰此



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于敵不可  
死于左良玉之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未幾良玉死左夢庚  
敗于采石論功晉大鉞太子太保五月

王師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士英以黔兵與大鉞奉太后走  
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  
閉門推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  
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鬥之氣必發于忠憤之  
心忠憤之心必發于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  
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  
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  
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  
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  
肩却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  
集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錢四方狗狐輩願出其門下者得  
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  
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即顯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  
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  
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  
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  
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  
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名之際太

后宜速超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卧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  
傳示各省以為悞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  
悟則四方之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  
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  
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  
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  
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  
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素車白  
馬以拒閣下士英得書沮喪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  
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唐  
王師追躡之斬首五百級及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恭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英悞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  
鉞投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未幾  
王師復敗士英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而士英率眾渡江  
窺杭州復大敗三年丙戌六月

王師渡錢唐江士英國安計劫魯王來獻王脫走阮大鉞同  
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士英聞唐王僭立於福州乃擁  
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八月

王師討湖賊吳易併獲士英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遁  
至台州來降于

王師已而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大鉞及方國  
安父子方逢年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鉞方遊山



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  
丁

桂藩始末

王名由榔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流賊張獻忠陷衡州  
出避于浯州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  
式耜會議監國閔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尚書李永  
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改元永曆以  
肇慶府署為行在庚寅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  
肇慶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于安陸所改陸為隆升所為府  
後復改為安龍時政事急迫適李定國來投偽封晉王議以  
辰州大亂不能久居乃護遷雲南王自奉甚約衣無文繡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兼飽宮費有餘日減以助兵餉嘗遇元日對后王氏而言  
曰我夫婦莫言歲旦之樂當克念二祖列宗在天幽恫含淚  
之苦每遇盛寒午夜猶與后全觀本章時極冷袍衣單薄持  
絮被擁之且風癭疾疾遇寒猶甚王若不為意孳孳以中興  
為念每當朝退必臨太祖廟瞻拜俯伏而泣曰聖祖仁宗在  
上兒孫彈丸墨守何日能光復舊物也逢告太廟必誠心齋  
戒率文武諸臣往祭祭畢願李定國並眾人揮涕而言曰朕  
乃無福之人也想汝等兵勞勞力平定無期疆場日蹙世人  
不古朕不知將來為何如主乎后宫王妃才德相兼賢聲頗  
譽嘗隨王論本章晝夜勤劬不憚勞苦雖曰與王為夫婦舉  
動必行君臣之禮每晨起必朝雖處世亂之時必行太平之

儀時後宮有二貴人不過命其貴人之名實無貴人之位闡  
中宮眷俱苦心自守王自監國逮今十有三年未有一日之  
歡時貴州總兵孫可望領兵攻雲南永曆兵多糧乏日躊躇  
只得發兵迎敵其時雖有李劉二將未知其心而定國常懷  
忠義劉文秀暗與可望謀合陰有劫主之意議以二將並出  
以防可望文秀雖去而異志日甚羣議守城無人時沐天波  
在雲南羣推守城詎料有保國公王尚禮者與可望結為心  
腹約于城內接應事在惶惶適定國捷本已至君臣稍有定  
息王乃命官傳諭定國曰王之功非小至于三軍衆將當應  
犒勞奈府庫空乏今將宮中一年費用命携至軍前稍備羊  
酒王可與大小三軍聊舉一觴以見朕一點遠望之心俟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定之日叙功陞賞孫可望今雖敗去正在計窮力竭之際須  
防彼他志九月二十日孫可望命其將張勝領兵三千由烏  
道進攻雲南陰興王尚禮約期接應事洩沐天波密拘尚禮  
及張勝兵至見城內已備情知事露將奪路回軍被城外伏  
兵掩殺大半餘兵又被楚雄勝兵至城下會殺全軍盡覆惟  
親軍百人脫走十四年十月張勝復合永昌大將軍聞有才  
急攻雲南不克被擒尚禮聞知自盡十二月十五日大將軍  
李定國奏稱孫可望被總兵劉文秀放走已歸清矣王謂宰  
臣李國泰曰此賊我朝之禍本也當日羈我母子於安龍府  
欲置朕于死地今日又被他荼亂國政殺害百姓勢蹙他投  
實為腹心之患乃下詔令李定國班師彼時定國牽制文秀



因雲南事急不得已將兵事交與文秀先差白文選還京然後旋師白文選者乃孫可望之將前永曆避難安龍可望之將前主及文選朝見比時有原任禮吏陸也茂百戶葉照隨王在不堪之際日必有朝亦不愆君臣之禮文選無形感格忠義漸萌懷改邪歸正之念竭力扶持又見可望放肆提筆在案上竟書皇帝一名太后一口娘娘一口太子宫主及內臣宮女以上共三十名口每日支口糧一升以下俱支口糧半升因此文選大怒陰與大將軍馬進忠議見可望侵征雲南二人先具本奏知云今臣等且暫隨可望俟到平彝待臨陣之時臣等必將彼擒來不料事變文秀逸去今孫事已定定國表薦晉封郡王十六年己亥正月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朝總兵孫可望領兵進征雲南由河南進發大將軍吳三桂經畧洪承疇由湖廣下湘潭夾攻雲南永曆見勢日蹙命李定國督師出禦自携宮眷由雲南赴永曆昌暫駐然時勢已去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兵武率兵四千自永昌護駕遷騰越州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劫奪促王連夜即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右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寧漠緬人迎貢頗成禮二十九日駐札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乃登陸行路赴緬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

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赦閔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裏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到者板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為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為禮八月十五日各蠻為朝王欲示諸國於十三日傳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為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稻谷給貧乏者十七年庚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逼緬城乞王赦漢兵無得近閔九月李定國有疏通王內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鑿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即袖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槩言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猶然池池不思出險沐勲臣王皇親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柄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王因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纓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維恭與楊太監爭賭毆拳喧譁徹內益為緬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賫奏內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王即回璽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搭浮橋為奉迎



計緬人覺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明以結盟投緬誣奏執  
殺王啟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  
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咒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  
滋王某等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  
擒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于是自縊及被殺不可勝數王與  
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引護守緬官至曰  
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沫國公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  
三日幾斷火食兵退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  
五日進銀米等物我平西王吳三桂自率大兵趨緬時白文  
選已去錫薄馬寶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  
選降封承恩公大軍臨阿瓦檄緬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緬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人令數十夷人連座擁王去約二更許至營則三桂軍矣九  
月大軍回滇捷聞我

皇上恩免俘見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  
子俱終於雲南

鄭成功紀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于唐王  
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為忠  
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于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納降成  
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進  
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灣得數千人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  
榔嶼立于肇慶文移用永曆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梧

州為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浯州者  
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七月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  
逵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于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  
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  
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僉國器陳錦李  
率泰援之成功乃退大兵屠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  
才黃廷何震極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偽秩騎鎮尋偽  
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何震樞守盤陀  
嶺官軍攻盤陀宸極死焉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為  
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州敗我師  
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為鄭彩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門聯方醉卧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曰  
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遽麾軍過聯  
舡兵士皆警服莫敢動遂并聯軍彩率所步遁于南中已殺  
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不設備故及成  
功既入兩島軍勢益強海寇皆屬焉十二月

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攻謀往援之八年辛卯  
率眾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  
馬得功取廈門偽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  
莞而得功已為鄭鴻逵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  
世祖以琅為福建水師提督駐海澄琅有軍校犯令將殺之  
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憾



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于營小鎮十  
二月寇漳浦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  
進勇無敵號老虎成功偽中提督甘輝與戰于北溪兩馬相  
搏不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進走郡  
城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  
相食枕籍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  
下十淚有士人飢者鄰舍兒竊食之腸中歷歷皆故紙字畫  
既既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  
偽右衛鋒鎮柯朋接戰而敗偽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偽右  
武衛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癸巳五  
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塔禦不能破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日空砲進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  
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斫落濠為之  
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

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  
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  
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祖芝豹于寧固塔十  
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于成功十邑皆下遂畧  
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二年己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偽忠振  
伯洪旭偽北鎮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旭因招降我  
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  
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閩成功遁回島中

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

世祖以梧為海澄公駐漳州明為多李幾昂邦內大臣梧從茂敗于揭陽故來降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進畧溫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周全斌攻寧德殺我滿帥阿克襄襄既墜馬猶手刃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功為延平郡王成功奉明朝遂舉議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七以黃廷為偽大提督留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鉄人八千鉄人者周身披鉄畫以朱碧彪文陳于行省聳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溺馬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為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為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潭家洲偽財官張亮督善泚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偽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偽水師提督羅蘊章候滾江龍既斷進據瓜洲上流焚奪滿洲木城成功與甘肅翁天祐等直搗瓜洲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邊破雲龍陣朱衣祚逸去其潭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偽援剿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



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避明大軍分五路三壘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炮多鼓鈞聲江水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門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固恐難卒拔為諫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偽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為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率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攻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我攻麀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鳳炮死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

世祖命將軍達總督李奉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會海上成功令陳守高崎遏同安之師鄭泰出梧州遏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扼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偽五府陳堯英傳令諸將破海中流按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偽閩安侯周瑞與陳

甲申朝事小紀卷一  
五  
竟英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甚成功自手旂起風吼轉濤立  
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  
約降偽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與偽  
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于淖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  
之許隆蘇利後四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  
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  
鷄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里  
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群盜出沒其地後為紅夷所據成  
功自江南敗還地蹙兵弱適紅夷甲螺何斌逃至廈門見成  
功盛言臺灣富疆為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遂上  
表永曆聲言取地以奉永曆荅書爾能滅此即以地畀之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功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  
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  
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  
身以逼之十月

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  
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人終無降意  
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  
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  
灣為偽安平鎮赤嵌城為偽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  
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  
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



理臺事六月卦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于是以周全斌為偽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蕭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全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殪衆皆逡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赴至經命三軍掛孝哭喪三日猶稱永曆年號復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縉緒弟鳴駿偽忠靖伯陳輝偽武衛楊富偽虎衛何義等俱來降於是

上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師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烏於陣已而王師大集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兩島之民爛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己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

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

上命明琅蔡毓榮至漳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亨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謨以叛八閩鎮將皆附于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經以得勝為偽興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偽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特

降於耿至泉未幾為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偽平北將軍王進  
功入奏精忠羈之福州至是功進功于錫範誘殺泉州守將  
賴玉遂逐進而附經經以錫範為偽指揮使七月

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偽總兵劉進忠納款于經經遣偽  
援剿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命漳浦  
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為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于塗  
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  
我師戰于北岡潮州圍解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  
往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  
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師十萬來攻晨  
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卒于漳州于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  
島以芳度為偽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通本朝事泄經率兵  
攻之芳度使兄度芳泰突圍入粵已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  
攻圍六閱月十月部將吳淑開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  
死不及援師間三日耳事聞

上震悼贈王爵謚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  
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碣石提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  
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  
于經國軒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偽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  
經經以應麟為偽奉命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月  
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偽守將馬成龍以州款于經經以



成龍為偽珍鹵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酒色不任軍事乃以趙將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忠邵武偽守將楊德以州款于經經以德為偽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州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

王師敗吳淑于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我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中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我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我朝俱磔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王洲三汊河福河丁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于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

大興傳代長恩閣鈔本

腰樹馬洲丹洲諸堡是時提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克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墨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逮郎廷相以吳興祚為閩撫姚啓聖為提督趙諸軍援澄諸將高壘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提兵黃藍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寧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提兵林賢黃鎬林子成帥舟師由閩安出鎮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偽樓船中鎮蕭琛于定海國軒退還漳州

以二十一鎮兵與

王師戰于龍虎山都統胡忠先合不利啟聖援之亦潰精忠  
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  
斬偽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  
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遁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  
攻蕭井賽吳淑被壓死啟聖開第于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  
銀幣餌來歸者漳泉間人率稱啟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  
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黃錫楊嘉瑞以舟師代島  
逼海壇興祚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偽左武衛林陞率陳  
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潰天貴來  
降二月國軒入島啟聖乘間復十九寨遂覆兩島經及諸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癸

遁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  
子克璽向監國寔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璽殺之以  
克塽嗣十月啟聖疏薦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路提  
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亥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  
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窺曾誠吳啟  
爵張勝許英阮欽為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縱火焚舟國軒  
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大兵取虎嶼  
井彭水故賊反  
王師雲集泉永忽甘衆志益奮琅乃分兵為八隊每隊七  
船各三其疊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烟焰蔽  
天我軍裹創力戰無生志陣斬偽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啟明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一  
吳潛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  
國軒大潰從吼門伏出澎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珪何佑邱  
磊等奉克塽決計來降七月遣劉國軒馮錫珪等齎延平王  
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  
府庫軍寔詣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  
克塽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塽凡三世三十八年  
借偽憲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  
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日臺灣縣三曰臺灣鳳山諸羅三  
十九年庚辰命成功及子孫之喪歸葬南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二目錄

立伸討賊之義疏

請固神京疏

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讐疏

備陳一代興亡疏

請急救疏

明國是以正人心疏 附錄惠世揚兩朝實錄疏

微臣報主無能疏

特陳陰陽消長之幾疏

申禮制以重綱常疏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二

之江挹陽生輯

按福王之位南都也始則不忘君父之仇招賢褒忠政事  
 猶有可觀其後漸浸安逸復仇二字亦惡聞之嗜酒耽酒  
 爭崇土木加之相馬拜既殺雷因韓翊太處於縲絏石  
 禍于庭階太阿倒持大權旁落真燕雀之堂不知臣鞠適  
 之覆卽君荒臣倭一斃于斯欲保席土之安其可得乎  
 有二三君子盡心竭力周旋其間而天意絕明忠言讜論  
 其如主之不聽何輯奏疏

立伸討賊之義疏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泣血謹奏為慟哭特艱立伸討賊之義  
 事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轉乾坤之大業而一旦為奸  
 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從亘古未聞普天飲恨皇祖有靈啓  
 我陛下重退舊都正位凝命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讎固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二

無以表陛下前日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此一時也先皇帝一十七載之哀慕方深人人致死一鼓而進殺官擒叛將以俘逆賊止在陛下先聲一震間真中興有道第一義也而至于討賊之法施為次第亦有可言者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徧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淮安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有響應而起者今者東南諸路漸有起色事即未可遽信但勒江楚浙直間各固其合師以促賊如釜中魚耳自此併力西北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不免彈壓無寄遠不具論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設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罪皆斬也而撫臣為最必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於鎮臣仍請自今加重撫臣事權專責彈壓且不宜多設督臣以滋牽制之弊如此而後武功可得而奮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無故而施封典既已長其跋扈而士卒獨不能宿飽益增庚癸之呼將悍兵驕有自來矣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

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捷伐一面分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覈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封大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除一二殉難諸臣已經恩詔優恤矣此外有受偽官而叛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臣不能一一悉數其人而于法皆在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為憲將來而至於偽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相傳寔煩有徒必且倡為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偽官并真官亦化為偽而天下事益不可為或

為賊行間尤當顯示誅絕無隨校

###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謀行此數者於討賊復讐之法亦畧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無俟臣一一及之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倖而不死反膺陞賞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槩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惟睿照采擇施行臣束身在道先貢血誠臣無任望闕哀號之至

### 請固神京疏

東閣大學士南京兵部尚書出知六州軍事罪民史可法泣血謹奏為請固神京以安國本事嗟呼逆賊北都之變三月于茲矣而小東不守共慮一旦長驅得稍緩旦夕可以經營



料理而逆賊戀都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亡命陛下令四鎮之  
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散卒召募逆畿不侈口三四十萬以  
騷擾軍需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躁功練兵選將以待親  
征又令握筦中樞有遠見有偉畧羅蒐天下奇俊而拔任之  
即不然採葑菲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規為當有次第不至以  
人國而僥倖矣馬按此語早識奸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  
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  
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岌乎殆矣不可支矣萬  
一河北動搖泗徐前後風聲鶴唳皆為無人之境矣陛下試  
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逆賊深入何策以待之乎今兩  
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二十三日聞陛下命鎮臣高傑

文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提重兵以鎮河北及今十日而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  
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為申諭責令移鎮此萬萬不容  
緩者也高鎮既駐河北則徐州為逆賊必爭之地豈可緩防  
臣提兵就道繇大江進發乞命鎮臣黃得功率繇蕪湖進鳳  
陽會師於江口至淮陽江寧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翰  
林金聲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所募鄉兵原為東敵  
之謀似當專勅前進屯于京口為徐泗後勁此萬萬不容緩  
者也至都城輦轂亟宜分地設防各札營數處每營用兵數  
千互相犄角擇勳臣大將統之而以為提督此斷斷  
不容緩者也至地中奸細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  
根本固耳夫狎禍者貽譏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

也處堂之燕火焚棟赫鼓翹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為江湖不知禍至之無日已臣今奉命遠離惟以鄙衷上瀆仁勅大小臣工明目張膽救焚拯溺被髮纓冠以赴國步艱難之日勿再委頓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讐疏

草莽孤臣劉宗周泣血謹奏為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讎事嗟呼國破君亡何代蔑有惟是宇宙之所以常存而不毀者此此綱常名教子以之事其父臣以之事其君不可一日不明于世耳先帝皇身殉社稷正命考終凜然著春秋大義燕貽之善遂篤我皇上以中興大業踐祚有日知無刻不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討賊復讐為事而獨怪廷臣中謀國無能旬月以來無一舉動可以慰先帝之靈撫今追昔有不令人不髮指者臣請得而追訟之國難之有勤王也自己己以來舊矣何嘗寬于今日乃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內京師坐困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以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之救如曰兵不成兵餉不成餉將平日經理之謂何既無經理勢不得已以君父為孤注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閩外守圖定策之功仍復安卧地方不移一步此時提督尚有



張國維承先帝之命儘得便宜行事率諸撫臣鼓行而前淮揚上下早已廓清勢如破竹而國維久滯家園意在卸擔委君命於草莽而不顧他又無暇問已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夫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耳迨新朝既立之後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矣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賫以蠟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讐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王子的耗苟效邑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鎮督掩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迂圖天假之靈果令今王諸通臣一奏燕中之提將置南中顏面于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又一而更有難為解者先帝既已升遐發喪有日矣乃哀詔係何等大典而濡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倘稽至期年半載而不赴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小功不稅君子訊之况三年之通喪乎止因詣臣先言吉禮而後言凶禮漢文而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今日典禮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誅黨鉄案前後詔書蒙混孰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一十七載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人累累若若朝君臣而暮讎乎昔人云死者可作



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將先皇帝一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春秋所為先自治而後治人從此大義一明人心兢勸兵不血刃而天下服矣臣言及此臣死無恨臣無任痛絕呼號之至

脩陳一代興亡疏

罪臣陳洪綬謹奏為脩陳一代興亡之故以昭炯鑒事臣聞前車之覆後車之誡也亡國之徵興王之資也古之為亡國者或以酒或以色或以貨或以神仙土木皆君德致之而先帝無一于此弊獨在政政之弊臣工釀之誠有擢髮難數者搃其大端蓋有四焉一曰治術壞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何謂治術壞於刑名自先帝承神廟積弛熹廟積盡之後不難振之以精明而精明之至原不傷渾厚也乃溫體仁遂以刑名之術中先帝每事必用深文每法必從重典邏偵四出鉗網高張使天下重足而立一切救過之不遑及其敝也殺機一動殺運日開兵荒相繼馴至瘡痍死喪偏天下而不可以為國則體仁之罪也何謂人才消于黨論體仁本崔魏之餘裔也先帝不察而用之遂得陰行其紹述之計動指一二正人君子曰黨而所引用者盡出于克邪至薛國觀者而衣鉢益有所托黃葉之獄大肆羅織無不受者國觀者既而先帝追悔成前案亟還黃道周于戍所而錄用之天下既已仰聖明之無我而

元氣之傷殘至此已極朋黨之禍始于神廟劇于熹廟浸淫不已遂與朋臣之權以專責成而弄文法吏每事裁抑之如故戊寅虜大入楊嗣昌為本兵毫無調度致各鎮相顧不殺成及德藩嗣昌遂請討賊與左良玉共事而良玉薄其為人不能保一叔父人多為良玉罪者而不知嗣昌動掣之肘也自此文武不和積為故事中原南北一敗塗地且夫以盧象昇之知兵也而敗以洪承疇之知兵也而又他徙敗皆嗣昌專功妬能有以致之假使二臣而在流寇其早定乎人以是愈切齒嗣昌不已則嗣昌之罪也何謂民命促於賄賂先帝計安元元嘉意吏治莫得芑苴不入國門以杜誅求之路而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意官邪日盛寵賂滋彰暮夜傳呼動千盈百交際之說一變為禦門為手攫此風自薛國觀用事而濫觴日甚周延餘繼之方且恃其小智譎才借引用君子之名為廣收募客之寔而其招搖之途徑更有甚于國觀者一時有銀不如金金不如珠之謠揆厥所由安問吏當其時民不堪命極矣且得不胥天下而化為盜則延儒之罪也嗟呼以此四奸造此四亡徵而欲無亡國之禍自古以來蔑之有聞幸有不亡者先帝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孜孜敬天勸民一段憂勤恭儉之德寔可光祖烈而裕孫謀遂以啟我皇上中興之運有不偶然者而亦將何以隆繼述之業乎必也明王道而斥霸功則刑名之路絕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朋黨之禍消省議論而責成



功則文法之弊湔重禮義而勵廉恥則賄賂之門塞而其要  
尤在求端於政本之地誠使先帝勞于求賢而必得天下之  
賢者以自輔即萬不人人何至以諸臣相繼竊據朝 釀成  
大壞極弊如今日之不可救與然知人則哲古帝難之是以  
明主務聰明之寔則必防壅閉之奸殷兢業之懷尤不廢諮  
詢之益所以卒登天下于上理而免危亡之禍也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深致意于斯臣待罪餘生罔知利害  
謹泣血控陳激切屏營之至

請救急疏

南臺御史臣徐養心奏言臣見邸報累累魯之濟兗及北之  
真保皆殘破陷沒所存者責登之北竊料賊兵馳東騫西分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投北披倡至此此皆各州縣不逞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為  
崇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其逃竄而窺殷寔之藏及賊一  
至遂倚章草附木隨入行五而助克殘之焰是民變憂甚大  
耳此時計魯中之大小諸臣曾有一刻不安哉惟朝廷急遣  
威望宿將到彼迺吃緊耳速則大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  
遁亂民散而賊兵之勢孤終歸于滅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  
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  
饑寒而思動禍延可勝言哉且最可憫者細民無他生計惟  
耕田耳今轉盼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八  
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耕終歲何望恒產既亡何地不  
可憂何人不可憂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



之下望大兵之來何啻雲霓避則謂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  
之民未得寧家即完城之民亦難久持而生疑畏故曰遣宿  
將以救時棘然今之督鎮文武沈雄信畧運籌決勝恢恢乎  
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率旅將為不足今專閫者左良玉一  
人也其如寫遠楚江閣臣史可法又視師安慶卒難來朝目  
前重臣惟泗鎮黃得功素稱忠勇海內知名以先聲奪賊之  
氣且自泗入魯道里最便惟陛下嚴檄責成以期必濟至于  
誠意伯劉孔昭素饒謀畧大有肝膽已經科臣保舉合令其  
提兵登膠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淮揚走濟南直薄  
東省所謂建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  
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雖然賊之惡即食其肉而寢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為賊誘或迫于扶從使之駢  
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  
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  
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為三章示  
之禍福既不概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悔過而得一臂之  
用民散而滅賊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幽幽忽忽漫無寔際惟  
是魯為東南保障此處一失其漸迫之勢有不可解矣土地  
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復一日民受一  
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二臣  
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可遠度  
臣亦不敢瀆天聽矣

明國是以正人心疏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泣血謹奏為明國是以正人心重開正始之運事臣聞國之有是即治道之所從出也天下之理有是必有非而是非之途紛然是有非非中有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惟大聖人立理義之權衡而定是於一雖有似是之非不得而干之故道揆以正法守以明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也臣嘗上下千古而以國是之晦明徵治運之汗隆有斷斷不爽者遠不具論洪維我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元人之手闢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建極綏猷茂以加矣綿曆二百八十年以有今日方將與天無極而不意氣數當升降之會人事有得失之殊外夷內寇踵禍一特致先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身適遭其窮當賊勢之洶洶也廷臣有倡為南幸之說者先帝曰吁陵為寢重烈我王言論是非不論利害於是君死社稷大夫死封疆士死制想見一代人心風俗自是度越古今重光祖烈而所以佑啟我皇上中興之業亦豈其微哉陛下於高皇帝為繼統於先帝猶然繼體也一時南國諸臣有忠於先帝者始有忠於陛下者忠于先帝故聞訃若驚不敢遽信為寔然而事難一決忠於先帝以忠于陛下故亟奉陛下為社稷生靈主而機不少需分之各得其心合之共成其是不意有小人者起而挑構其間時倡為定策之說以搖在位幾欲成諸臣首鼠之罪狀則誤甚矣嗟乎晉之霸主也而舅犯進仁親之說千古以為美說聖明在上豈忍聞定策之



說凡今之為定策之說者皆邪說也以誤陛下則不忠之大者也而臣於是乃重有感矣有一番昂草則必有一番是非有一番正論則有一番邪說自神廟數十年來朝士異同之局寔起于國本以光廟冊立之遲也與三王並封之誤也而諸臣乃群起而爭曰太子天下本本不早建名不正言不順禍莫大焉人之而冊立既行羣疑猶未釋也其後有張差之變以白晝闖青宮斃內官二人寬之者曰風癩嚴之者曰有他變兩者皆不無有苦心而畢竟以告變者為是風癩者為非則是非之一案也至光廟大漸有李選侍據乾清要熹廟以垂簾故事而臺省諸正人若楊漣左光斗又群起而爭選侍踰躑移宮其反之者曰安選侍畢竟移宮為是安選宮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非則是非之又一案也其時又有紅丸一案光廟一月太平天子寔以李可灼進紅丸而速之斃於是禮臣孫慎行以許止不嘗葯之義借劄輔臣方從哲其論本正而護輔臣者輒詆之為多事則是非又覩矣此三案者其初本不甚相遠而其後浸成水火之不相下途徑一開戈矛愈競於是逆璫魏忠賢用事小人遂起而乘之不難借三案以殺天下正人君子又勒三朝要典一書以示中外識者寒心先帝初服誅忠賢毀要典盡理詔獄諸君子而追恤之國是大定矣而後此之為小人信信未已也今日復有定策之說此亦不過偶然之倡論而既有此議論浸淫不已無乃與前而為四乎臣以為一朝有一朝之是非一事有一事之是非定策之說原與



三案迥不相涉第恐相攻相軋不已則話柄日長勢必追理  
三案以求勝追理三案之不已勢必追戮諸君子不難盡用  
其所仇而以忠賢為大功元動則南渡之業從此去矣今臣  
請一言以斬定策之說曰父仇未復為人子者何忍言定策  
君仇未復為人臣何忍言定策惟陛下不經行定策之賞而  
後臣子不敢居定策之功則今日之國是庶其定于一乎臣  
猶記英廟復辟一二奸臣倡奪門之說致擠于謙於死地賴  
英廟追悔前事而既無補於忠臣之得禍至今傷之世廟繼  
統張桂諸臣議大禮其論本甚偉而楊廷和輩方依依不忘  
孝廟尤見忠臣之用心卒構大獄至今又傷之後之視今不  
猶今之視昔乎嗟乎是非之難定久矣方要典之初出也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人以為聖書而先帝報罷其時倡毀要典之說者即今戶部  
尚書學士從容殉難之元璐也元璐而非忠臣則可元璐  
而誠忠臣也豈其不明于是非之大較而過犯此非聖之法  
必不然已臣聞之羣言淆亂析衷諸聖頃者臣閱邸抄奉皇  
上國是國體之諭臣愚不勝手額惟陛下洞觀治忽之機點  
察忠邪之路一是一非何去何從則先以是非明涇渭之辨  
而後以一德協和衷之美體統正而朝廷尊推之一物切大  
命討大興釐皆可以特措之而不謬於所適從臣所謂重開  
正治之運者此也

附錄惠世揚兩朝寔錄疏

禮科給事中臣惠世揚謹奏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

之史有一代人之文乃有一代之著作史固生殺予奪之  
之要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皇上  
允閣臣之請命纂修兩朝寔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  
料難草草臣禮臣也有概于中久矣敢鍾羽正論以叅之  
則事又不可知矣借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  
動國本者沈一貫也向非宗社有靈皦生光死不肯承認  
事又不可知矣福王之國賴密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勅  
官勅孫慎行為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  
自此而荆聶之流岐黃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為之庇倘  
黃緣起用事愈不可知矣臣痛先帝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謀大畧亦即于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意寔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光宗之錄一則徐完神宗  
之錄何也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光宗極古今未有之  
變當三朝鼎革之間善政固多雄摹未竟且大漸彌留之  
恨至今海內傷心既沒紀元之稱從未僅見而移宮一事  
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  
目前且然何論後世先帝始苦情勢必參兼加恩蔭濫及  
非所以別忠邪而昭勸戒也去年詹事公鵠請修光宗寔  
錄一疏忠義勃發臣甚偉之至欲做效韓愈所作順宗寔  
錄於理於情尤為允當此即宜即令公鵠專主其事又令  
孫承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饒有才學如李  
邦耀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

成功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臣得據所見聞明為較正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皇上孝思早慰先帝在天之靈視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思以裨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皇上俯容從臣請立命閣臣輯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館先修先宗寔錄既成而後併力于神宗寔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胆銷肘腋之憂開係非淺鮮也

按世揚此疏網繆先主明辨是非使失號光宗振起一夕豈外彼之言哉但晚節乖違天遺老臣之語胡為乎來哉

惠言不願行深為此三朝躬服階之微臣報主無能疏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報主無能謹行一得以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揚休命事臣於引罪之後捧誦溫綸備及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而惓惓以轉移之責委之微臣臣老病侵尋犬馬之伎已窮業已拜疏控陳而耿耿微忱仍有不容自己者姑就明諭推言之竊附對揚之萬一夫治天下莫大于紀綱固矣紀綱之所及無所不該而獨以提挈之地責之人主之身所謂君為臣綱是也則陛下其容以自諉乎惟陛下獨攬乾坤為中外臣民作則使天下於此受紀焉其道利用剛而職之以要如古稱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兩言而畢耳於是大臣作法而小臣隨之臣作廉而勳戚近倖皆隨之合天下之紀以奉一綱其誰敢為矯命雄行如前日之譁於朝者而紀綱於是乎肅矣乃進之以法度陛下第以法律身其教至嚴而禮其體



也必使怠墮不設于四肢嘖笑不假于近習其所以為民法之地者如衡設不可欺以輕重度誠設不可欺以長短也法立而度張自此百司庶府無犯義無犯刑無植黨營私無專權罔上以行之天下之大一王之憲凜如也而法度於是乎修矣乃進之以風俗今天下所最為風俗病者莫過士大夫方隅則見問方隅則不必問賢否入者為主出者為奴使天靡然從之浸以成俗其間雖亦有是非邪正之辨而門徑既分一成莫彼小人日陷于小人永無反正之路君子益貌為君子實有從邪之資究竟諉國事於不顧使人主受孤立之禍流風所漸下至經生士子結盟聯社互相傾動汲汲如狂天下之亂恒必由之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陛下第明示天

大興博比長恩閣鈔本

下以蕩平之路謹提好惡之恒而不至以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又誰為作好作惡以干之者則風俗庶其有淳乎乃進之以人心人心之病自風俗而來已非一日矣所由利祿之途競而忠孝之誼衰也陛下第以身先之止以雪恥除亮一事時時從先帝起見而天下可以作忠矣且時時從先恭皇帝茹荼而天下可以作孝矣頃者都城之破其士大夫從容引義而死者屈指數也此外固不乏讀書設道理雅負物望錚錚至死生一閔奸偽盡見乃知士大夫心術之微真有不易言見而苟非養之有素教之有方猥欲襲取於當官危急之日亦萬不可得之數也則慎選師儒以為學政重亦今日量正人心之首務也凡若此者陛下亦既一一求端於身矣

猶未也又求之設誠之地而得吾之本心焉剖之天理人欲之幾於是乎講學以明之躬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君子以輔之又習之萬幾庶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之純果如天道之無二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天下以推準動化由斯以往即古二帝三王之烈亦何多讓焉陛下幸無以二帝三王為不可學也希淵亦淵希驥亦驥有為者亦若是耳語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則圖之此其時矣惟陛下無遺狂瞽賜之采擇宗社幸甚臣無任力疾披陳之至

特陳陰陽消長之幾疏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謹奏為中興有象巨濟無聞特陳消長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幾以資廟筭事臣聞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象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泰之闕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否之初亦曰拔茅耳未辨所謂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為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為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係否以貞云又以廣遷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也而世道因之已今天下誰甘為小人者聖明御極之初如朝暾之出暢谷萬物爭相見焉一時人才落流品未分又熟辨其為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矣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寔與之人曷敢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先鳳陽提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



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  
廷臣構成水火之形矣于是誠意伯劉孔昭以功賞之濫發  
憤冢臣致朝端之上哄然聚訟紀綱掃地矣諸臣之品不同  
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焉於是羣陰翩翩起矣  
借知兵之名則逆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  
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扶而其相與彙征而進者正未有  
已時矣于是閣部諸正臣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  
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  
逃將也而奉策若驕浸浸有尾大之憂維揚之失事加譴有  
辭而撫臣道臣均為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為要挾之圖則  
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諸將入各有舊信也而置若棋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洵洵為連鷄之勢動曰不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  
不競起其雄心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桀一人有以倡之  
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才技既勇北伐之聲靈盡挫宜  
其奄奄兩月我兵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幸逆闖之西奔北騎  
已長驅入中國遂當飲馬江淮乎又無問荆襄之上游何矣  
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為政樞貳佐之至  
先帝始設有內臣提督而其為成敗之類可知也陛下立國  
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慮九德之命所  
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德辭其責者矣搃之夷  
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  
為表裏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



起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于方域者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惟陛下自為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幾獨奮乾坤剛亟勅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決用兵之策度諸將仍有不合命者亦以朝廷之大法處之由此北距容西滅寇南收全楚惟諸將所至再啟茅土而士英遂并得以功名終若令督師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應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而進將見疆場之臣既和于外廟堂之臣亦和于內合天下以成泰來摠還一君子道長世宙以歸之朝廷中興事業必必賴之者也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為弘光第一美政臣草野迂疎本不宜妄于朝政然念辭亂圖存耿耿有懷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借以報聖恩之萬一臣無任力疾控陳之至

申禮制以重綱常疏

草莽孤臣臣劉宗周謹奏為國仇未雪臣罪無逃敬申禮制以重綱常事自逆賊犯順變出非常普天臣子皆當致死所未死者恭遇陛下受命中興決討賊復仇之一舉耳則子枕戈之痛何可一日忘而因變以興思托之禮制尤為謹嚴三年之喪君父一也自以日易月之教行而踰期之後遂用吉禮惡習相仍恬不知怪其在今日尤非所行于先帝之變也先帝升遐與尋常大漸萬萬不同陛下於先帝繼統非繼體而茹茶飲痛倍篤天懷至典禮之必不可緩者猶且需而有待况在臣子忍言易日食稻衣錦於心安乎臣聞親喪則君

子三年不過其門不幸而遇兵革之役則仿魯公伯禽以墨  
哀從戎所謂有為為之也臣謂君喪可以互視方今大仇未  
復兵事方始凡此臣庶合無以墨哀之禮行方喪之制降大  
慶典禮暫吉服外槩以素衣角帶供事朝奉仍禁一切晏會  
至二十七月而竟少寄哀痛至情庶人心有感發而興起者  
即敵人聞之且以聖天子為禮義三綱主也如此而遂已戰  
勝廟堂有餘裕矣仰祈聖明勅下禮部斟酌施行從此永為  
定制以垂百世之憲所禪世教尤非淺鮮臣無任痛切隕越  
之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三目錄

劉念臺先生特糾逆案邪臣疏

再陳謝悃疏

恭陳謝悃疏

又恭陳謝悃疏

敬陳中興第一義疏

剖明從前罪狀疏

進中興金鑑疏

陳啓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畧附劉宗周楊光先糾疏  
袁繼咸請草入覲官投冊以養節氣疏畧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三

之江抱陽生輯

劉念臺先生特糾逆案邪臣疏

為特糾逆案邪臣以嚴仕路以重風紀事臣以衰病乞骸方  
在承旨未遑叩闕即日接邨抄奉阮大鍼為兵部侍郎之旨  
從勲臣柳祚昌請也仰見陛下軫念時艱急需幹濟至掄才  
之典遂及逆案之大鍼位無贊導故云如此則大鍼似應起  
用夫復何疑既而思之是舉也所關風紀甚大臣有不能付  
之默默者大鍼之陷于逆黨蓋以當年爭吏垣而不得致魏  
大中竟死于詔獄殺大中者魏璫而大鍼其主使者也已經  
樞輔馬士英招出則大鍼不諱為璫客可知大中風裁峻整



擇履凝寒人方元禮孟博故其死也天下尤惜之國家莫大  
于邪正消長之辨而才諳為次即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  
其為黨邪害正之才終足以病世道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  
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  
封駁深得古爵人于朝之意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  
以少宰猶曰偶一行之得失叅半也未幾而大鍼之司馬又  
繼之從此廷推可廢一切部院臺省職掌皆繼此而廢獨容  
此二三權貴人朝進一人焉報可暮進一人焉報可而其為  
斜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二也夫  
一大鍼耳樞輔言之而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  
更始矣夫何勲臣祚昌又繼承其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如寄而後已宰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薦牘之紛  
紛也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工一緊報罷而勲臣首犯之臣  
尤不能為祚昌解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三也臣聞明主賞  
諫臣又曰小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言雖隆盛之朝不可廢  
糾察之司也乃陛下於大鍼之用預懸一勵禁曰不得仍前  
把持瀆擾前此誰敢為把持者有之則自樞輔與勲臣始而  
陛下方且惟其言是聽又何有于此外之羣臣瀆擾容有之  
亦仰蒙陛下納諫之休耳然朝端之上奸雄不至于盡肆者  
全恃此二三骨鯁之臣力持清議以陰折回邪之膽若并禦  
制之使不得言亦將何所顧忌乎假令今而後舉國寒蟬相  
率為唯諾之習以敢媚于上為若輩謀則得矣而亦豈陛下

所以為社稷蒼生計我仰祈聖明特寢大鉞之命果度其才  
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搃之大鉞之進退關係江左  
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冀少塞報稱之誼  
統祈聖明垂鑒臣無任力疾屏營之至

又再陳謝悃疏

為再陳謝悃少展愚衷以存報稱事伏念臣以至愚極陋之  
資逮老餘年一旦遭逢明聖拔擢崇階受事未幾遽爾言去  
報稱之誼缺然臣非木石乃心耿耿不覺呻吟于病苦之餘  
繼以淨零而不自禁也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真士剖心  
尚矢垂死臣雖去國之身尚得一言而死于闕下亦臣之幸  
也臣請遂言之姑先及其綱領之大者以為匡濟之資而無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狃

取于迂闊焉可乎一曰修聖政無以近悞忽遠猷臣聞古人  
之言及時閒暇也蓋深有感于飄搖之際矣國家不幸而有  
逆寇之變繼之以 賴陛下中興奮起南服聲靈所及稍  
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暇矣惜未得  
所謂桑土綢繆也乃者紛紛制作一似不復有中原之志者  
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使令稍稍陳矣內豎克廷矣金吾  
赫奕咸眈駢闐矣讒夫昌矣言路危矣官常亂矣有一于此  
已足為聖政累而况陛下兼悉之乎內修如此外攘可知廟  
堂之上車曰中原之役督師制之耳未卜將相和而士豫附  
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不必言矣此所謂徂近悞而忽遠猷也  
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臣聞日中必替操刀必割持



奔必伐戎威福之下移也自陛下正位南國以來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恩數太繁一推恩于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于大臣則閭部可以兼柄三推恩于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于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積為犯上無等之習自此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古而然矣所賴清議一綫有以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焉至後世有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加君子使人主眩于是非名寔之間而莫知所適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空虛之禍如先帝未造可鑒也而今也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難為一元惡大慈稱誣理枉至諸君子之後先死于黨死于殉國者若並有餘戮矣幾何而不令玄黃易位乎諸臣之言定策者一時攀龍附鳳誰敢與之共功名而動擠人言自為利遂至聖風傾陷一網收之莫須有之獄羅織動引三朝訛訛及于先帝揆厥所由搃之交游為重君父為輕親匿為先國讐為後身自樹黨而坐人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為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之所以為有道之長者皆有仁義禮樂以為維持天下之具而刑罰不興焉吾夫子推言之詳矣自申韓有刑名之說而秦用之以亡後世資為炯戒至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于溫體仁殺機一動殺運日開遂至怨毒滿



天下而不可救也。聖明御極，湯網宏開，萬不至仍蹈往轍而近者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而遂罪科名，未科罪名而先事追贓，無乃傷于迫切乎？假令異日有禹好善言之廵方，借成德以媚權臣，又孰從而辨之？又近者如職方戎政之奸，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為也？哉！徒令人主虧損至德而傷三代之至體，此所謂急刑名而亡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臣聞養兵所以衛民也，至後世而遂以病民，今且禍中于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通識者，每有去兵之說，有激乎其懲，噎也不見前者淮揚之告變乎？曾未幾時而高黃二鎮又報治兵相殺矣。朝廷設鎮各額兵三萬，將雪恥除凶，是問乃不用以殺賊而自相屠戮。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而朝廷又為之和解，今日遣一使何為者乎？今即令諸鎮並篤忠貞，永為藩輔，可使天下之勢安于磐石，而臣猶慮江南一隅，歲以十二萬之兵，索十二萬之餉，而且歲以十二萬不殺賊之兵，索十二萬不殺賊之餉，此必窮之術也。當負陛下而不敢失諸鎮之權，陛下又挾鎮臣以為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鎮臣之心，則亦惟有加派橫征，畜一十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而已。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臣言所以及者止此矣。倘亦一時成敗安危之統繫乎，而其要在首勤經筵之講，漸復午朝之制，時時以先帝之仇恥為念，必復仇討賊以報先帝，奏中興之業，則由此而舉聖政以圖遠大之謀猷，由此而振王綱，以收旁落之權，由此而明國是以分

邪正之辨由此而端治術以開教化之途由此而固邦本以  
籌兵食之計皆可相因而至而由此圖寇圖敵亦或庶幾有  
濟乎臣智識短鮮淺敢遂以此存報稱之一二倘蒙聖明俯  
垂卹夜之覽終不以臣言為罪得寬斧鉞賜之採俞宗社幸  
甚臣愚幸甚

恭陳謝悃疏

原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恭陳謝悃事  
伏念臣一介豎儒累朝廷譴籍自先帝廢置以來臣以分甘  
卹壑荏苒老病與死為期不意聞先帝之變義激枕戈自恨  
身無死所驟蒙聖明拔擢莫得以圖報稱而命與時違傷隨  
感積彌月班行蒙聖明恩禮始終使臣得與于不能者止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後臣愚何幸獨是枕戈之痛耿耿未舒則微臣所致望于陛  
下者愈不禁其芹曝之思矣臣惟人主之所以治天下者心  
而已矣心之為物也操之即天理放之即人欲一操一舍天  
理人欲之間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係焉然無如其操之難而  
放之易也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往臣越在江湖側聞陛  
下監國之初每以涕泗臨羣臣痛先帝之大仇未復也至一  
切典禮營繕皆需之十年之後雖其事有不盡然而仰見陛  
下忠孝至性真有責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者豈  
非天理發見之本心乎臣意必將次第見之施為一時君臣  
戮力專圖讐恥一事而何數月以來文具徒張北伐無日久  
之并讐恥二字漸漸諱言之乃者土木繁興內供錢糧稍稍



誅求取盈矣即大婚之禮亟宜舉行而何以長信之供奉至  
羣奄橫畧女子地方紛紛見告宮禁之禮告已示人不肅矣  
內侍從龍其始不過數人而今且引類呼朋日繁日益尊寵  
用事民間至有自宮以進者矣此外則金吾受事騎從續紛  
儼如至尊導駕聲勢灼輦轂人人搵手禁足矣且陛下涕泗  
見羣臣之日藹然家人父子也曾不踰時而猜忌橫生媒孽  
踵至藩籬樹于一堂吳越起于輦下至諫官誥責無虛日矣  
蓋轉盼之間而朝端光景種種變易有如此者豈非立國之  
禍患方殷此心操于所畏不覺天理之發見而此一時也崇  
高在御此心放于所忽不覺人心欲之萌生與臣以為今天  
下正非無事之時也陛下將以江南一塊土為終足恃乎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不言陛下亦以為不足恃也明知之而明玩之則又此心  
初終之殊致也而臣乃有以得其間矣抑將曰先帝之仇可  
忘乎進而恭皇帝之讐可忘乎大仇一日未報則舉朝之士  
一日不可以為臣子而後知向之承恩而希寵與爭功而嗜  
進不休者皆足掣我報讐之肘而向之進我以苦心責我以  
難事立于殿陛而爭可否辨是非者皆懷忠于我足圖討賊  
之張本者也於是陛下曉然于忠邪之路而可以不惑于所  
從乃始與廷臣講一德一心之誼曰今而後予一人無忘渡  
江之志願爾羣臣亦無忘灑淚登舟之時則天理明明人心  
丕變從此而道揆以彰法守以信行且以掃除之役還近侍  
有干預政事者必誅以職掌還閣部有專權亂政者必誅以



封馭還臺省有出位妄言者必誅以軍旅之寄還節鎮有逼  
遛觀望跋扈不恭者必誅而陛下乃可以展報讐雪恥之志  
矣此陛下以心治天下之效也昔少康以一成一旅起跡而  
勾踐棲于會稽至卧薪嘗膽必報吳讐夫孰非是心乎是心  
也霸用之而霸王用之而王陛下幸無自以為不足以圖王  
霸之業也亦問之心而已臣終慮其操之難而欲之易也請  
以是為當宁獻

又恭陳謝悃疏

為恭陳謝悃事伏念臣至愚極陋稷以垂盡之年荷蒙聖明  
拔擢而老病無能遽爾言去終虛報稱君恩始終何啻天地  
父母之罔極所不矢隕首啣結于世者真犬馬之不若矣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微臣請遂以一言矢犬馬戀主之忱則亦望陛下為中興令  
主而已矣方今國勢板蕩寇不足而乘以敵致先帝之大讐  
未報非惟大讐未報也岌岌乎有江南之憂亦將何道之從  
乎而臣以為善觀人之國勢者必先卜主權之重輕權者天  
下之大利大害也主權重則國強主權輕則國弱在上故重  
在下故輕也今陛下之于權藉何如乎即位以來一假之左  
右矣以其從龍之功也而信之大深至左右遂得以乘權陛  
下一嘖而左右或乘以為嘖陛下一笑而左右或乘以為笑  
久之且以左右之嘖笑易陛下之嘖笑則陛下安得有嘖笑  
再假之大臣矣以其定策之功也而任之太專故大臣遂得  
以擅權陛下賞一人而大臣或借以行賞陛下行一刑而大

臣或借以行刑久之且以大臣之刑賞為陛下之刑賞則陛下安得有刑賞三假之鎮臣矣以其翊戴之功也而倚之太重故藩鎮遂得各據其命討之權以副朝廷于是四鎮之封爵未已而閩鎮之封爵繼之不日有繼閩鎮而起者將何以待之四鎮之講和未已而兩鎮之講和繼之不日有繼兩鎮而起者又將何以待之此真不終日之計也而大臣又多倚藩鎮以為重明知之而不敢言則陛下安得有命討至是而朝廷之威明靈爽次第頽矣今請言操權之法陛下首發先帝大痛必以討賊復仇為第一義曰予一人非富天下也而天下之為富貴功名者皆將廢然而返矣于是陛下乃躬親政事未明而衣當盱而食而無取於以天下為樂也仍請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大者焉如啓事之登大僚者國計之生者刑憲之係大獄者兵事之決大征討者而其他屑屑可勿問曰有司焉爾于此而得聽言法焉寧取其逆耳者無取其遜者於此得用人法焉寧取其落落難合者無取其易與者而尤在亟復午朝之制每于常朝之中一月而以三次易午朝省無益之禮數裨造膝之諮疇如是以為常而左右又誰為乘間弄權者况廷臣以外手挈天下之大權以還陛下而天下事漸有可為者又何慮中外無耆定之日乎雖然權必有地焉則人主之心是也心者皇極之樞而主權而一自立也操則存其權也陛下但使心有權而一切嗜慾皆無權則主權立矣亦曰操之而已矣此尤賊復讐之本也惟陛下深致意于斯臣藉是



以申謝恩之忱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敬陳中興第一義疏

原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辭闕戀恩敬陳中興大業直進第一義以先聖統事伏念臣以老病迂踈過蒙恩遇得賜還山自恨出一日畧無報稱深愧平生從茲遠離闕廷不禁犬馬戀主之忱再有傾吐少資黼座臣聞自古帝王受命而興未有不得之于憂勤者也及其敗也必以逸樂至孟子稱天降大任必先為動心忍性之地以增益其所不能則彼蒼之玉成聖賢又有如是者陛下以神聖之資為上帝所寵綏起自藩邨親經喪亂艱難險阻備嘗之久矣側聞陛下監國之初每以涕泗臨羣臣痛先帝之大讐未復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也曰一切典禮皆需之十年事雖萬不盡然于此仰窺陛下之用心可謂動忍之極將由此而被承帝命建中興之業真可翹足而待矣臣乃慨然有感于動忍增益之說也臣聞之以古為鑑可以知得失臣嘗上下千古得中興遺烈可若而君姑近言宋高宗說者往往以來時和議為賊檜恨而不知高宗久已忘父兄之讐惴惴焉惟恐其身之不保為二帝續也檜乃知其意有以中其心然猶召李綱而成朝廷許趙鼎真宰相識岳飛精忠特不終其用耳而南渡之業畢竟得力于諸臣居多臣觀今日之國勢未定也陛下即欲為宋高亦有李綱趙鼎岳飛其人乎臣不敢信也并有賊檜其人乎臣亦不敢信也并有其人矣陛下幸而為宋高亦何以慰先帝



在天之靈請從此動忍焉進之為晉元帝猶然魯衛之政也而王導之才差勝于秦檜一時羣賢畢集小定偏安之業然任之大專卒啓王敦之逆致曰王與馬共天下則其才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必也唐肅宗乎才足以有為而志不逮也靈武之旆大都其臣李郭之勲我卒以姑息之政釀成藩鎮之禍願陛下進而為漢光武先武起于匹夫而滅莽誅卽以有天下才與志皆可觀矣况有鄧寇諸臣戮力乎猶惜其三公失職權流常侍守成之業猶存乎見少願陛下進而為夏少康周宣王時則有臣靡禹方召為之佐一旅之衆六月之師庶幾王者氣象矣猶未也願陛下遂學為帝堯承摯廢之後亦中興者也夷考其德不過允執厥中一語開萬古傳心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統由是以及舜禹湯文武而其為之臣者皋夔而下可知也于昌有昌言之拜於是岳牧之咨于是有一德一心之眷想見明良會合有非偶然者陛下誠學為堯舜禹湯文武則亦堯舜禹湯文武矣又何患無皋夔以下諸臣乎學之要亦曰中而已矣陛下第反而求之心焉其為偏倚與否其為駁雜與否其為過不及與否皆可得之于幽獨之中而特驗之于聽言用人行政之必也時動且忍焉以其所能益進其所未能則幾矣今而後庶幾可不負上天寵綏之意而謂不足以及雪恥除凶慰先帝之靈臣不信也臣觀凡人之心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者也自其憂勤而推之可以為堯舜自其逸樂而推之難欲為守高而不足陛下亦于已取之

而已矣然則今天下豈遂無梟變其人而不為梟變何至甘心為賊檜而不足故曰自謂不能者自賊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朝廷交倣于斯臣自此行矣閔河閭然臣不勝摧隕欲絕之至

剖明從前罪狀疏

原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蒙恩予告少剖從前罪狀以待嚴譴以明不欺事臣溝斷孤踪踽涼有素通籍四十四年而前後在官及歷北憲之席僅六年有半此外皆坐廢日長往往以不合權責故也當先帝之變不及一死以報君恩驟蒙明顯擢此時國勢方殷不覺大聲疾呼糾及四鎮無非欲激人讐恥之心以開功名之路少剖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下急于討賊而不圖四鎮連疏訟臣必欲殺臣而後已乃所以欲殺臣者則專指親征一語為臣不執罪案而又以鳳陽行在為辭夫不執何事而可以証人前此所以隱忍而不言者日在席藁之例今蒙允放仁恩轉出望外終被此惡名也以出何以自解則臣有不得不一剖明者夫劉澤清自謂能操文墨議論者也歷觀前史曾有以帝王親征為諱者乎涿鹿之戰甘之誓鬼方之伐無論矣即降而漢高祖不常與項羽前後決戰乎光武不常有昆陽諸戰乎晉元不嘗親御王敦乎宋真不嘗親征契丹乎即宋高最懦不嘗親征金虜乎此猶異代事太祖高皇帝不嘗親征陳友諒乎成祖文皇帝不嘗三犁虜廷乎宣宗章皇帝不嘗親征漢庶人乎今陛下



以守成兼創業即前代不足法將遂以祖宗故事為不足法  
與此義不明而使陛下讐恥之義不信于天下則諸鎮之故  
也且臣亦不過就前日事勢而言之未嘗執親征之說強今  
日所不能為而劉良佐猶借之以激怒陛下戲侮朝廷甚矣  
無人臣禮也至于鳳陽固高皇帝鍾鼓式靈之地天下稱中  
都焉又經督臣久鎮後鎮臣繼之聲靈迄于江臣故言之且  
鳳陽而曰行在亦本非久駐之謂也有何不韙之名足証無  
君之寔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三案坐臣臣非三案中人也  
三案之說倡自樞輔馬士英朝臣無敢和之者臣亦未嘗一  
言之也如必欲罪人而誅之請問之高王楊左諸君子  
可乎而其人其骨俱朽矣總之諸鎮之意寔不在此不過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臣先事糾忝故起而發憤于大夫臣則誠罪矣妨不識諸鎮  
之所以自靖者果何如也近者又報高黃兩鎮治兵相攻逆  
節漸著久已目無朝廷又何有于微臣而臣已不幸言而中  
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微臣之罪誠有擢髮難數者竊自  
知之審矣遭逢國難而臣不能死臣之罪一又叨陛下錄用  
不能策兵策食以一籌佐中興之業臣之罪二處紀綱之地  
使皇綱日壞政柄日移而臣不能扶臣之罪三臣紀之決裂  
也一中于宮府之交通再中于閣臣樞之兼攝三中于封賞  
之濫施四中于逆案之漸翻五中于逃官之錄用而臣不能  
糾臣之罪四國是悔于上而臣不能明人心壞于下而臣不  
能正臣之罪五負此五大罪以俟聖明之誅謹臣亦何辭又



何至煩諸鎮之周納乎哉嗟呼累朝廢籍一月新班少無夷甫之官情禍尚免于排墻晚博深源之物望罪已浮于北伐敢祈聖明亟正臣罪狀以為謀國無能者之戒臣終不敢恤此骸骨矣蓋予告者聖明之曠典而聞言之後不敢不自明者臣于勿欺之義臣謹于引疾之餘仍事席藁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進中興金鑑疏

原任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在告臣劉宗周謹奏為恭進中興金鑑以昭聖治以光聖統事臣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故治或生亂亂或生治其自亂而治也必有開創之主作于其前以垂一代之鴻猷而其復亂也又必有中興之主繼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于其後以衍無疆之令緒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迄于茲未之或爽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乘胡元大亂之後肇造區宇還之中夏世傳功高三王德兼二帝而治運之隆亦遂光于千古列聖丕承垂三百年偶以潢池之不成致禍速于神京先帝偕闔宮殉之千古以來國君死社稷之義未有如轟轟如先帝者也于是人心甚世教愈以休明遂啓我陛下奮蹟舊都續承祖烈俾高皇帝鐘鼓之靈不難嗣響于今日天下方拭目而望太平卜中興之有象矣乃即位以來討賊之師未舉逋誅之復熾致狡人反得挾之以為辭浸有牧馬長驅之勢岌岌乎江南之不競也如將如先帝讐恥之義何臣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殷憂不足以啓聖宵旰尚有遺圖多難

遂無以興邦綢繆尚有遺術與無已請陛下以祖為鑑昔高皇帝之起淮甸也一鼓而擒偽漢再鼓而下偽吳三鼓而蕩平中原驅胡元于塞外至兵不血刃今何以遂不古若與昔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乃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一神君若臣亦可以深長思矣詩不云乎嗚呼前王繼序思不忘猶未也鑑于今不若鑑於古之為愈也鑑于聖哲不如并鑑于庸愚之為備也臣嘗讀史至宋人和議未嘗不為賊檜恨蓋亦高宗久已忘父兄之讐惴惴焉惟恐以其身之不保為二帝續也而檜乃有以中之耳幸而辨南渡之業李綱入而成朝廷趙鼎相而再贊却敵之功也今豈無秦檜其人與而其為綱若鼎安在此臣所謂鑑也若唐肅宗其才頗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有為矣又賴李郭以為之將卒能收兵靈武再造唐室然用一李輔國而致玄宗不得正其終其為父子之慚德猶之手宋人也今豈無李輔國其人歟而其為李郭又安在此臣所謂鑑也進而晉元視宋伯仲也則王導之奸亦不減于檜也又進而漢光武視唐徑庭矣則鄧寇諸臣亦不亞于李郭也而其間政事之得失亦畧可觀記焉大都雜霸而已必也取鑑三代若周宣王之英武殷高宗之恭默夏少康之艱貞皆有大大過人之量而其臣若吉甫傳說靡艾之倫亦振古之英傑也一代之興夫豈偶然雖然道則王矣而未進也進之有堯帝運則中天也功則魏煥也其臣則畢夔稷契也而問其所以宰治之心法亦曰執中而已矣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高祖皇祖以是傳之陛下者也陛下無高視堯舜以為不可學第反而求諸心焉一舉念之間

之于偏倚則中矣一

舉事之間而無失之過不及

矣又困而時加服膺焉此允執之說也然而燕安之意多殷憂之念輟矣高宗之勢恣多難之警荒矣又烏在其能執乎故永終之戒先致嗟咤來王之績尤勒勅怠荒堯繼帝學而中興陛下繼皇祖而中興其道一也此臣所謂終鑑也爰述諸傳記類以成編題之曰中興金鑑由今而古自後王而神聖若升高必自下若行遠必自邇而一時中興之法誠咸備遂取以為當宁獻食霍微忱寔寄于此惟陛下少垂乙夜之覽留神省察次第見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施行又何憂于亂寇將先帝在天之靈寔啓之矣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為神堯將欲遂為宋高而不足惟陛下念之念之謹繕寫恭進以聞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陳啓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畧

特簡吏科給事中原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伏闕獻疏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生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太



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  
文之一途即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  
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  
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  
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  
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蕩莫之稽取馮其取與遂其求又安  
得官不貪吏不污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  
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  
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尚畏簡書  
自應謹飭令一選知推便不思愛民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  
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  
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為膀臂投契可為奧援畏敬之  
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  
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虫虫之氓叩關無路赴訴無門欲不  
為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  
根由是章句無用党羽日甚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  
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也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  
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  
百萬即數十萬試思此胡為乎來我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  
在上使其在下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即  
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辛

而盡奪於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流通于世乎不獨  
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  
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即或有時而出非買科茅則買地  
方買陞遷而出一無不入千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  
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  
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章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  
席藁跪伏於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  
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  
知推行取科道以除除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  
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  
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帝嘉異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按啓新受事三月于軍國大計漫無一策工部右侍郎劉  
宗周上言皇帝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而施為次第之間未  
得其要屬意邊疆而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  
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也由是廠  
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風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  
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  
日長甚者恭勅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通  
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  
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  
過慙下獄矣市井禱流乃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  
用而國事尚可問哉乞皇上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用



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才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灑掃之役正懦師以失循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贖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崇責撫鎮陳師儉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寔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未幾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恭陳啓新并及溫體仁昇棺自隨疏云陳啓新荷皇帝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為商周啟新為築說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量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葯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贖鍰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源是為不智而不言是為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言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啓新本大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二字而原任山西布政司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物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為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



千四百金之賄何今胡爾儀見在閔臣衙門供役而啓新  
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為馬何異啟新罪不容與死矣至是  
首輔溫體仁自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  
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相國以來東人兩薄都  
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求所以  
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  
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我一箇  
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不一利  
不興一害不除覲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  
云云

袁繼成請草入覲官投冊以養節氣疏畧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江南提學袁繼成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  
有事功今諸臣未天子之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  
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猶伏猶以為羞今且  
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為太息也而總理太監張彞奏稱  
覲官恭謁乃尊朝廷不知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  
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  
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  
為安事劇彞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外  
干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伏祈皇上請草庭恭  
以養士官節氣庶人知廉恥風俗還醇而事功有不振者臣  
未之信也云云疏言因罷各道監視大監諭曰朕御極之初

撤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臣多營私罔恤  
民庶庶謹者又迂踈無通論已已之冬京都被圍宗社震恐  
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  
監視添設兩部提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  
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省其將提理監制等官盡行  
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閔寧密邇外境高起潛蘆兩鎮暨內  
提督如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四目錄

瓊枝曼仙

汰存錄紀辨

丁丑已後佚事摘紀是十年丁丑起十四年辛巳訖十五年丁丑起十四年辛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四

瓊枝曼仙

之江抱陽生輯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  
群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勿從以办  
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鬻之猥犬同  
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  
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  
滿斟以奉獻忠媿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  
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上諸臣皆望  
風逃潰納款稱臣我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





者即疑其異已必操戈攻之又曰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為顧郇諸賢繼為楊左又繼為文妣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趙繼為崔魏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寔着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之耳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藝仲學問第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東林之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以純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可以制乎東林故恭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宗之所以忘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藝仲猶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則異已者之必為非與邪今必以其未和平也使正者有資乎邪是者有資乎非猶可謂之可以君子乎夫天下之議論不可專壹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壹也故同異之在流品議論兩者相似而寔遠如宋之洛蜀議論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異在流品不在議論在議論者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彼亂間不容髮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視之議論之異然主瘋癲者鄭氏之私人也主進葯安選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



在流品矣。彞仲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設東漢之黨錮，以東林  
攻東林為兩黨，真若此，銖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淫辭而助攻  
也。彞仲亦知攻東林者領袖之為小人，而謂其間亦間有清  
操獨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獨立者而肯同於四明，同於趙  
同於崔魏，同於馬阮乎？肯同於小人而謂之清操獨立，吾不  
信也。於此而講和平，是獨怪李杜以曹節王甫為異已也。東  
林之名，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  
人者而名為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  
東林，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  
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  
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謂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  
已矣。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為君子而後可也。東林中多敗  
類，夫豈不然？然不特東林也。程門之邢恕、龜山之陸棠，何獨  
異於是？故以敗類罪東林，猶以短喪、竊屨毀孔孟也。彞仲以  
籌邊制寇，東林無寔着夫籌邊制寇之實着在親君子、遠小  
人而已。熹毅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而責備東林，以籌邊制  
寇，豈彞仲別有功利之術與？

張差之事，彞仲曰：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  
臣危言之，自不可以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  
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相互濟而不得兩相仇，又曰  
國戚凶謀，願不凶鴆而用梃，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



無愚按張差一案當叅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奄姓名使差果瘋癲也其所招姓名安能與之暗合謂差仇此此二奄不應王曰乾亦仇此二奄若二奄不語聞乎故則神宗何難出此二奄使廷臣訊鞫以暴白鄭氏之心迹於天下而滅口禁中乎且其時訊鞫張差者無不得賂而以吳中彥為囊橐試問此賂出之誰氏而誰氏何以出此賂乎事之明顯如此有何葛藤今于水落石出之後彛仲猶為此言何也江右王猷定語余當時張差尚同一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為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猷定曾跡之然亦不必須此為證也當是時鄭氏為謀無所不極巫蠱毒交發並至彛仲疑其術之未工則閻樂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裁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可可疑矣田叔之燒獄辭也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令以神宗之妻為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為錫類在此為違君不當以之相比彛仲又曰其處分之不過以二奄結局夫結局在二奄者王公之策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奄以王公而得之奄尚曰瘋癲曰仇口而肯以二奄結局哉

彛仲曰東林奏李可灼進藥懷不軌心方從哲故賞之其論為太過愚按紅丸一案亦當叅以崔文昇之進藥而後明當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可為故李可灼者庸醫之殺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鄭氏與鄭之私人崔文昇等為之至是不用挺而用鴆不

用外人而用中官彛仲豈又以為情之所為乎是故紅丸而效非從哲之所喜也紅丸而不效亦非從哲之所惡也從哲之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為太過乎

彛仲曰賈繼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似屬定禮愚按彛仲既知宮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爭移宮者之為調停何也夫調停之說有過當而後生焉選侍不過移宮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煩外廷之調停我就使繼春無所窺伺無所指使亦是宦官宮妾之愛其君沾沾而為之計慮分香賣履之事也彛仲之見陋矣

彛仲曰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於山東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謂大奸大惡皆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特召時手疏甚密三才鈎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臺省由此錫攻錫爵三才多取與結客遍天下願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美又曰三才負才而守不潔及為淮撫垂涎大拜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受累不小愚按李道甫在部即則以救魏懋忠謫在藩臬則去而民思之在淮撫則稅奄鼠伏不敢動真幹國之才也其取友則願端文救之於被劾劉忠正薦之於既廢獨小人言其貪耳然身死之後書畫亦拆賣殆盡貪者固如是乎彛仲於賢者之言漫不加省即身所歷之見聞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謔口則拳拳奉之而

勿失不可解也

彛仲曰楊維垣首恭崔呈秀不宜入逆案愚按定逆案者諸公不學無術之過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計翻之凶於爾國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結近侍也而交結之源不去猶伏火而蓋之以薪也當時涿州為交結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楊維垣徐大化為之謀主其呼應於南北者則阮大鍼喬應甲賈繼春之徒十數人為之魁其力既足以鈎致後進而後進之急於富貴者由之而得交結之線索故此十數人者雖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而議論終不可絀終毅宗之世其名雖不翻其實未嘗不翻也若其時將此十數人者聲其導源橫流之罪可誅則誅之其餘緊以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從之例則逆案何必定哉楊維垣之恭崔呈秀正其瞻風望氣由交結而得之也黃瓊之諫桓帝曰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自冀興盛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彛仲之言而然則桓帝之侯周永封黃門亦未可非也

彛仲曰王永先亦清執王恭厥之變其疏獨侃侃崇禎初為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先憤激為難引用袁弘勳張道濬輩革再啓玄黃之爭寔已甚之故耳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隨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兒之類隨波



逐浪吾所謂脅從者也逆案内之楊維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溫體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謂魁之十數者也逆奄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奄之政者也袁弘勳高捷史莖一輩小人翩翩而進以錮君子而抑之便為己甚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彛仲曰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公平言之不納芑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謂之有跡愚按溫體仁之芑苴巧于納者也周延儒不巧於納者也觀其身後之富豈不納芑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進小人退君子為事何可悉數蔡唐薛葉之私黨猶謂無庇之跡乎文何黃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異已猶謂無排之跡乎從來姦相無有不庇私黨排異已者唯體仁多一反覆耳愚嘗言有明之亡方沈溫蔡湖州之力也

彛仲曰范景文謝陞於二黨皆虛公不滯愚按得交于文貞蓋無日不欲師法劉忠正者也其在吏部以爭先忠端公年例去官於何而別其非東林乎謝陞傳溫體仁衣鉢謂其不滯于小人陞亦不受也蓋從來未有中立而不為小人者也古今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奸至馬士英而極不逮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寬可理而彛仲稱士英立心疏濶無殺人之意夫周仲馭雷介公獨非其所殺者乎左先先呂大器黃澍獨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殺之耳天下稍定則吾輩皆

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謂之欲殺人也稱弘先寬仁虛已然則晋惠東昏皆足以當之

彛仲謂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愚按維垣殺妾偽死書名於樞逃至中途為亂兵所殺此小人之狡獪適得其常可無論矣惟張捷傳聞縊死鷄鳴山捷與馬阮楊蔡朋比亡國計無復之而死其徇於天下猶許綰之鼠首也齊莊公之弑賈舉州綽邯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倭堙皆死晏子曰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蓋言諸臣導君於不善也捷非導君於不善者乎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道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馬阮之罪世于齊豹捷之賊國甚于賊孟縶是先聖所不許弔者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以張捷之死南都與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丁丑已後佚事摘紀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許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興販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 門生故吏列於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于道路洩恣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廉求二官閔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許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欸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欸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詞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欸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



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尚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  
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三月大原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斃皆原於士子大倉庶  
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  
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  
為最著大都誠心實行謀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  
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為名耳  
帝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李如傑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  
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  
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愈冒比者核食之使四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  
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令下明  
詔求直言倘赦其前過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  
夫輔成君道左右相臣今此瞻彼顧結党徇私又何怪水旱  
盜賊之屢見我帝大怒下如傑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  
下下詔求直言而建言輒斥清刑獄者而下獄者旋聞大臣  
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我帝不憚切責道周

四月以提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閩內道楊於國俱  
恥行屬禮上疏求免帝謂提監原以提督体統行事罷於國  
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



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之惘誠未足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  
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仕者專為身謀居官有  
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  
悖旨私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差派則  
賣富殃貧或攻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敵仆任意橐囊  
既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  
勲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減棄棄防維肆侵陵于  
閭里納無賴為牙爪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  
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  
天和積惡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誠悃仰  
祈天意以救民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按是時群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民苦于無餉楊嗣  
昌建議因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百萬兩下詔  
曰暫累吾民一年  
除此心腹大患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  
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  
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既徼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  
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鯁鯁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  
身吏部請削其籍帝手改降三級調外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  
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  
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繼朴心純行不如傅朝  
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鄮有旨責其倒顛是非甚至蔑

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周復疏辨謂臣與鄭鄭同為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鄆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怯臣心愧之也每執筆不能自白輒思鄭鄆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死亦以此分規非為累臣地也帝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文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此鄭鄆語謂其意見偏側寢之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奪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戊寅春正月務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

二月帝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手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寔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剽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帝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三俊清節帝因釋之三俊為司寇時敝衣一篋輿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帝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帝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京義對曰百姓乏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

為不可帝拔茅一未幾即有割餉練餉之加  
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  
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  
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  
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  
圖畫功臣於雲台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明年興師滅  
北寇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日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  
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  
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修  
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  
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  
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寔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  
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  
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戶糾其諂然寔考嗣  
昌所引年月俱謬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時嗣昌有母服纔五月  
旨凡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  
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帝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  
員止及詞臣資序帝不允命並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  
新甲地也己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學士黃



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懌

七月召群臣於平臺帝問黃道周曰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然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帝曰前日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帝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帝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帝怒其強說道周乃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寔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嘆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帝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帝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祇有佞耳比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帝怒甚嗣昌乞優容之帝曰朕亦優容多矣諸官退帝召回諭以母党同代異宜共修職業翰林修撰

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八月督師太監盧九德扼賊于襄廵撫常道擊賊于鄧搃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賊于襄承隨棗賊皆敗之是時賊皆大敗及曹操聞洪承疇孫傳庭出潼關謂為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大和山提督大監李維政已撫維政言於文燦乃檄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屯群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文燦一切羈靡檄汝才解散脇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憲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為聲援按憲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榆林入先是憲忠假官兵旌旂欲襲南陽屯南關受搃兵左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中其中指於弓靶獻忠倉皇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披甲獻忠將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一晝夜至穀城又敗之獻忠既敗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督師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憲忠既降左良玉知其詐乃謀于廵按林銘球廵道王瑞旃欲誘而殺之文燦知之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憲忠營入穀城諸生徐以顯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銜索月餉且請浣陝慮靈關五州縣屯兵撫治鄖陽戴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憲忠屯穀城屢

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三百餘里四面皆圍寔有釜魚阱獸之勢以臣理見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寔蕩平之機也

按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嘗于後園蔬茁茂禾苗何人既灌時旱群邑中文燦批云園蔬茁茂禾苗何其設過如奸民為通糧地耳

已卯春正月張獻忠叛形愈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留良王飲使獻忠知之獻忠遂叛于穀城縣城令阮之鈿瀝血書絕命詞自縊死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

按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

二月諭釋輕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按時帝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給事張珠止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大監驅馳西域可為鑒戒不聽

五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上言連年寨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暫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陪要在人不險險明矣今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或不報

八月故庶士鄭鄴磔於市先是吳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鄴不孝瀆倫又與溫體仁詭合命逮下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奏謂鄭鄴假箕仙幻術盡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鄴之



杖母也又稱鄧有才名語近回護帝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鄧罪擬辟帝命加等故磔于市鄧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事欲借鄧以傾震孟道周讞逾重而鄧居鄉多不法故罹慘禍

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鑄督師輔臣銀印給金四萬功牌千百紵緋絹各五百及陞辭賜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三爵賦饒歌二章贈行給本折色銀二萬兩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嗣昌承命至襄力以減賊自任賊初聞嗣昌出頗心佈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募故智謀以鄖事委鄭撫袁繼成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詔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群賊不以介意乃多購靳黃人為間或携藥囊著蔡為醫卜或談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佈江皖諸境規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流毒四境更莫可收拾矣

庚辰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耳今之齋醮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寔此時得無寔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寔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寔今兵汰而餉猶未免恐貪者借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寔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而分賑畿南三萬

金是日雨注

廷試賜進士等及第出身有差帝以才難特親拔顏渾等二十八人分入科道部卿即日授職以三百年來未有之事策貢士於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帝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帝問遷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媿媿教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帝心識之至是遂拔第一

督輔楊嗣昌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然與賊對守數月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嗣昌聽楊卓然之說謂憲賊難圖草左易撫轍思舍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就易遂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煩將軍也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關無當之者闖賊李自成自西川潛渡入豫攻陷洛陽殺福王內官崔昇甫十三歲勸福王寧死勿屈抱王不去并見害闖賊復陷永寧殺萬安王事聞帝震悼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斫其頭充級報功群賊愈無所憚

按嗣昌自徹險隘致賊猖獗不可收拾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岐路相避猶稱鞭長不及甚至如此尚望眾將之效而虛設提級動云寇不足慮督師如此

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忤旨謫布政司斷事巡撫江西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之帝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大理獄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並杖削籍監生涂



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憇而志寔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寔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過邪言路帝怒下仲吉獄杖之論戍

五月黃梅貢生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足可破之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者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愚監紀監紀不如遂奏其功此樊鍾行久矣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當痛懲者也不報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帝頗向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帝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陰險事以致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大獄幾興矣

平賊將軍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張獻忠于瑪琏山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者盡殺之其未歸者詣楊嗣昌營請降良玉使國能將降卒前行詐稱糧至獻忠開門延入



國能率衆掃其營壘擒其妻孥及徐以顯潘獨鰲等憲忠攀  
籐越嶺走脫國能以憲忠妻子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  
曾素縱酒魚色見獻忠妾美遂踈其防適楊嗣昌檄至途遇  
憲忠妻子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城驗符放入時漏下  
四鼓賊攻襄王府赫端禮門尋執襄王殺之破獄出獨鰲以  
顯等按獨鰲應山諸生也富而吝其財使人計其不  
獨鰲憤甚遂越獄投憲忠賊信任之其文移皆出其手  
主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推官鄭曰廣被  
執大罵不屈死之憲忠復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埋印署後勒  
馬巷戰矢貫于頤刀辟眼鼻橫斷隨馬猶執刀趕殺賊衆刀  
交下陷胸而死子肇梁亦遇害

七月督師輔臣楊嗣昌聞敗慙憤懼罪自縊而死

###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按嗣昌之在蜀安生順慶公署題扁自旌曰藍梅上將造  
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夢寐猶曰多備索子細賊  
傳蜀中等笑之

楊嗣昌死廷臣交章論劾帝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  
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仇鸞仇例斲棺戮屍然帝竟不罪嗣昌  
也臺臣復論左良玉玩救寇不救命降良玉三級奪其勅命  
帶罪立功於是將士解體賊益猖獗

闖賊李自成復破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  
其子方八歲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兩所佩  
小刀亦刎死

九月應天諸生何先顯伏闕獻太平金鏡安民玉鏡疏畧曰  
敵亂于外寇亂于內土賊亂于中亂民亂于四境東事未遠

冠亂難方新四方鮮入衛之師封疆有壘卵之勢民生有倒懸之迫潢池無一刻之安溢地因糧天下竭盡大師一出益熱益深我皇上祖宗社稷至尊官府上臨虎豹之衝下臨百官萬民之衆何人為念非我皇上自為念何以為天下萬世計又曰開門人即是閉門人枕戈者即是戈戈者有旨下詔獄尋杖戍温州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進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進聖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大監等莫乘間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命勲臣朱純臣部臣王應華占祭南京陵寢三處地里是時欽天監密奏江南有天子氣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有是命

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藉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

按應華本一學究妄論龍經至于鍾山陵三百枯樹  
劉鄧其根志為坑坎地脉傷矣卒召童山楮木之禍

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帝憂用匱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追比未已戚畹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帝薄外戚行天折且盡帝大悔懼國觀又忤大監王化民遂敗

帝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

破格旁求之意

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  
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適此惟有論死死生  
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者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  
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奈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  
僇之苦名非皇上覆載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也黨者見諸  
寔事道周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  
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太法也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  
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  
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圖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